

姚雪垠書系

10

巨星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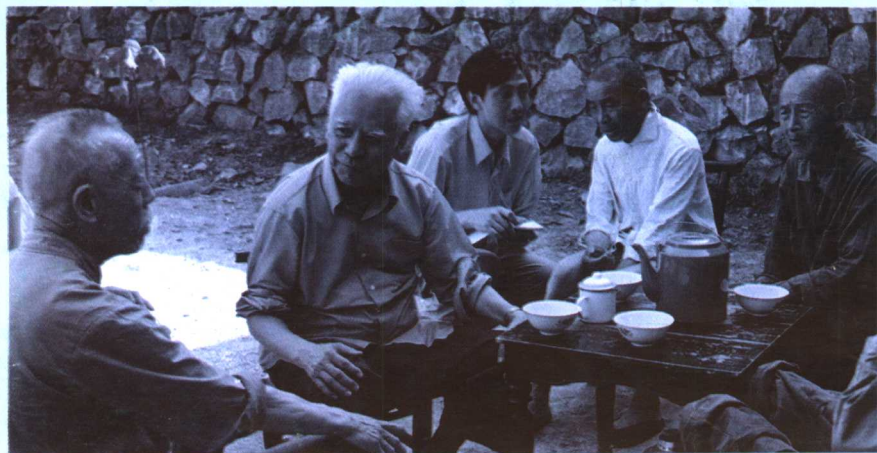
●《李自成》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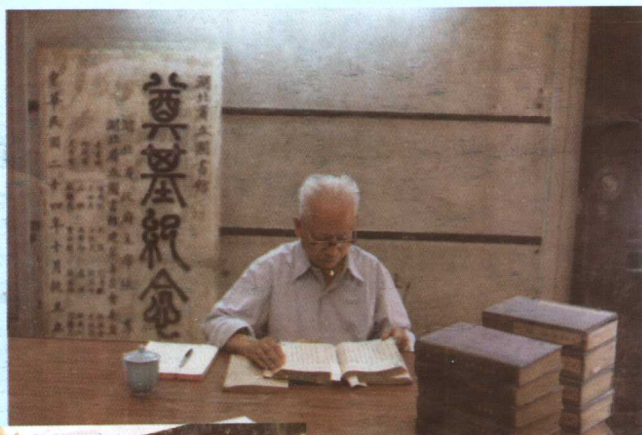


姚雪垠

(90年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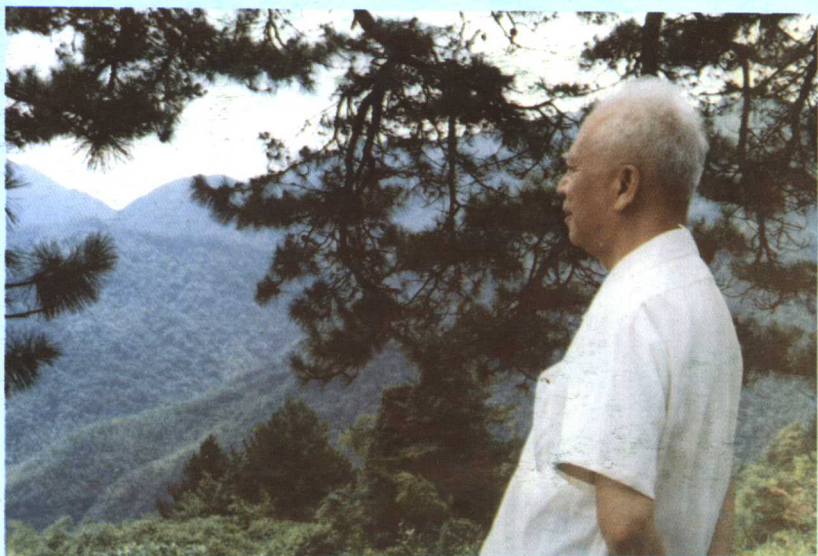
与九宫山农民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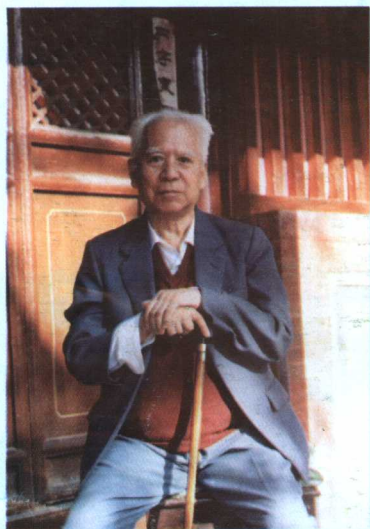
在湖北省图书馆查阅有关李自成
于通山殉难资料(80年代初)



与冯天瑜等同访李自成殉难处
(1986)



九宫山远眺
(1986)



在山西考察途中小憩
(1991)



在湖北钟祥考察历史遗迹(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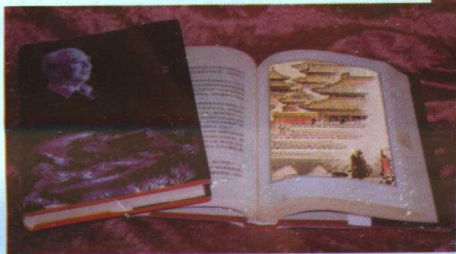
病后生日，后立者为助手许建辉（1997.10.10）



《姚雪垠书系》部分编委，左二为总策划陈浩增



《姚雪垠书系》前十卷



出版说明

《姚雪垠书系》收姚雪垠(1910—1999)自1929年以来的各类著述,按文体初编为二十卷,是迄今最为完备的姚雪垠著作的结集。

《书系》前十卷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其内容与先出的五卷本相同,只是将原有的十二册新编为十卷,并遵照著者生前的设想,给每卷另加一个独立的书名。

《书系》后十卷收著者的其他著述,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时评、通讯、纪实文学、回忆录、剧本、文学论文、史学论文、讲演录、访谈录、书信、译作等,大致按先创作后理论、先小说后其他体裁、先长篇后中短篇的体例予以编排。凡是不止一次出版或发表过的著述,一般采用后出的或经过修订的版本,同时参照初版本、早出的版本加以校勘。凡是首次公开出版的手稿、油印稿、录音整理稿,均在尊重著者原意的前提下,视具体情况,或原封不动,或稍作整理,或添加注释。其编辑经过,则以“本卷说明”的形式分卷作出交代。

限于水平,《书系》在资料搜集和编校注释方面恐仍存在粗疏错漏,深望读者不吝指正。

《姚雪垠书系》编委会

1999年7月

本卷内容提要

退往陕西途中，大顺军又连续败绩，庆都、固关、太原相继失守。原已投诚的明朝武将大都向清方投降；原归大顺辖治的地方纷纷反叛。李自成变得偏狭多疑，错杀了李岩兄弟。

多尔袞进入北京后，藏匿在民间的窦妃被发现而自尽，几个月后，正在寻访崇祯太子的刘子政和太子本人先后被捕。由于多尔袞要将太子问成“假冒”，以绝后患，而主审官钱凤览和众多百姓一心要救太子，于是围绕着案件审判，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清军从两路向长安进逼。潼关失守后，李自成不得不放弃长安，经商州、武关退往湖广。一路士气低落，牛金星父子潜逃。当大顺军从武昌逃至富池口宿营时，遭到紧追不舍的清军的夜袭，刘宗敏、宋献策被俘。李自成率残兵继续奔逃，途中又屡遭清军和乡勇截击；最后单人独骑殉难于通山县境的九宫山麓。

十九年后，也就是康熙三年春天，在川鄂边界的茅庐山上，鬓发苍白的高夫人同尚神仙一起回顾了大顺军联明抗清以及夔东十三家的抗清历程。恰好红霞寻访至此，又回顾了红娘子上王屋山出家为尼的经过。八月中旬，茅庐山守军与清军之间进行了最后一次惨烈的战斗，高夫人、李来亨等悲壮地自焚。

目 录

悲风为我从天来	(第 1— 5 章)	1
太子案始末	(第 6— 9 章)	131
巨星陨落	(第 10— 18 章)	219
尾声	(第 19— 20 章)	403

悲风为我从天来

第一章

大顺军马不停蹄，两日夜奔走五百里，于二十六日早晨到了通州以西。望见北京城楼，大军暂停，随后一部分人马留在城外扎营，抵御追兵；大部分人马从东直、朝阳二门入城。李自成依靠宋献策占卜，率领少数人马和亲将，绕过东直门、安定门，特意由德胜门入城。牛金星事前接到通知，率领李岩等文武官员在德胜门内跪着迎接。但礼仪草草。

李自成仍然是出京时的装束，马前边仍然有一把黄伞，但是面色黧黑，满脸尘垢。乌龙驹显然连日过分疲劳，瘦骨棱棱。由于跑出一身大汗，黄尘落在湿润的毛上，使它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毛色黯然无光，两个眼角也堆着眼屎。

窦氏于昨日已经得到了消息，知道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大驾将于今日午时回京。自从李自成离宫以后，她每日焚香祈祷，希望上天与诸神保佑李自成平安无事。如今果然回来了，她的心放下了一半。她想着纵然在山海关打了败仗，也不过是一时战败，顶多不过退出北京。她完全没有料到这一仗

会影响大顺国的存亡。所以她命宫女们为迎接大驾回宫作好准备。她自己昨晚在宫女们的伺候下，通体沐浴，今日午膳后又用龙涎香将衣服和床单、被褥统统熏了一遍。她想，纵然失去了北京，随皇上退到长安，她仍然安享富贵，她父母一家人也可接去长安居住。听见传呼圣驾回宫，她赶紧率领宫女们在宫外跪着等候接驾。牛金星、李岩和六政府尚书、侍郎将李自成护送到新华门内。李自成命他们各自回衙门办事，只命牛金星、宋献策、李岩未末申初进宫议事。

窦氏将李自成迎进寝宫，望见他一脸风尘，神情憔悴，眼中神色忧郁，不禁大为吃惊。对军国大事她不敢询问一句，但是她明白李自成确实战败了，这不仅是大顺朝的不幸，也是她的不幸。她同宫女们服侍李自成洗脸梳头，从李自成头上篦下来许多虱子和虬子。窦氏出身于城市小康之家，自幼入宫，多年没有看见过这些讨厌的小东西，不禁为皇上的戎马辛苦感到难过。李自成心中正想着极其重大的军国大事，看见窦氏的神情，又看见篦头的宫女用大拇指、食指将篦下的虱子和虬子轻轻挤死，发出微小的响声，便对窦妃笑一笑，说：

“你嫌脏么？”

窦妃躬身回答：“皇爷从马上得天下，如此辛苦，臣妾万分感动，岂有嫌脏之理？”

李自成说：“打仗行军的时候，常常连铠甲缝里都会生虱子虬子。”

窦氏说：“是的，书上说‘铠甲生虱虬’，妾虽然没有见过，也可以想到那种辛苦，但愿子孙万代永远不要忘记皇爷创业艰难。”

李自成听了窦氏的话，忽然想着他的江山不知是否能够坐定，传之子孙，不觉心中更加沉重，叹了一口气。

窦氏说：“宫女们已经准备了温水，请皇爷沐浴更衣。”

李自成像一般北方边塞人一样，没有洗澡的习惯，可是现在一则身上确有不少虱子、虻子正在咬他，咬得皮肤很痒，二则马上要换通身里外的衣服，召见群臣，所以就立刻同意沐浴。沐浴之后，他吩咐免去平时用膳的礼仪，免去奏乐，只叫窦氏陪侍，另有两个宫女服侍，吃了简单的午膳。

他疲倦已极，一嗽完口，就脱掉外边衣服，倒在御榻上睡觉。刚躺下去时，背褥和枕上的香气使他心旌摇动，看了看御榻前小心伺候的窦妃。窦妃看见他的眼神，赶快使眼色命宫女们退出，自己来到御榻边上坐下，同时放下一半帐门，怀着胆怯和含羞的心情，等候着李自成的一句话或一个暗示。李自成握着她的手，注目看她片刻，忽然想到在山海关的惨败，大部分将士的伤亡，心中一阵刺痛。又想到几天后就要退出北京，对眼前这一位美人如何安置……

窦氏不知道如何是好，禁不住望着李自成的眼睛。随即她看出他眼神的变化：刚才那种温存的爱怜的神采突然消逝，换成了冷冰冰的眼神。而且他好像非常困倦。她明白自己该走了，让皇上安静地睡一觉，休息精神。于是她强露微笑，轻轻抽出那一只刚才被皇上紧握着的手。她又向李自成看一眼，发现他双眼已经朦胧，不再望她。于是她轻轻站起来，离开御榻。遵照李自成平日不喜欢放帐子的习惯，把刚才放下的半边帐门重新挂起，不出一声声音，悄悄地走出去。不料李自成忽然半睁开眼睛，说道：

“记着，交申时将我叫醒。”

嫔妃赶快回身，恭敬地回答：“遵旨，交申时将陛下叫醒。”

李自成很快地沉沉入睡。

他做了许多凶梦：梦见崇祯十三年入豫以前的流窜生活；梦见慧梅跪在面前哭泣；梦见王长顺进宫见他，劝他快走。他问道：

“长顺，我怎么很久没有看见你？”

王长顺激动地说：“自从皇上做了文武大元帅，我就不容易见到皇上。后来皇上做了新顺王，我这个老马夫更不容易见到你了。现在你是皇上，我连进宫来也不容易。今日见到你是因为你在山海关打了败仗。”

李自成也觉得心中很不好过，说：“你劝我快走，什么意思？难道我就不能再战么？”

王长顺说：“如今你手下兵也少了，将也少了，千万不能在这北京作战，赶快走吧。”

李自成问道：“长顺，你是我的老人，十几年忠心耿耿跟着我。现在许多人都不敢跟我说实话了。你对我说句实话：我还能够打胜仗么？”

王长顺噙着眼泪说：“皇上，你听我说，局面不同了。以前老百姓盼着你救他们，可是自从你当了文武大元帅，老百姓没有享过一天安生的日子。你到处打仗，征兵征粮，老百姓仍然是遍地荒芜，原来盼望的好日子都落了空。你能不能再打败敌人，我怎么能说呢？总之在北京不要停留，赶快乘敌人没有

追到，你离开北京走吧，走吧。”

说到这里，王长顺忽然哭了起来。李自成叹口气，挥手让他退走。王长顺走出行宫，忽然又放声痛哭。李自成大惊，大声呼喊：

“双喜！双喜！”

他听见自己的喊声，一乍醒来，仿佛双喜浑身是血，依然站在面前。他睁大眼睛，这才看见是窦妃神色慌张地站在床前，向他叫道：

“皇爷，皇爷，皇爷醒醒。”

李自成完全醒了。他不愿让窦妃知道他做了凶梦，若无其事地伸个懒腰，说道：

“睡得真香啊！”随即又问道：“交申时了么？”

“离申时还差二刻。”

“吴汝义来过么？”

“吴汝义刚刚来过，不敢惊动圣驾，又匆匆忙忙走了。”

李自成忽地坐起。窦妃劝他再稍睡片刻。他一边下床，一边说道：“孤有重要事马上要办，现在不是贪睡的时候。”

刚交申时，李自成来到武英殿东暖阁，传见等候在武英门内的牛金星、宋献策、李岩、李过。等大家进来，向他行了磕头礼后，他吩咐大家都在面前坐下，说道：

“目前局势紧急，你们都不必讲礼，赶快商议事情吧。”

他又转向宋献策问道：“捷轩能够来么？”

宋献策告诉他：刘宗敏虽然负伤，但今天必来议事。只是

他不能骑马，坐轿子要比骑马稍慢。李自成马上要吴汝义传知东华门把门的亲军：刘宗敏不必在东华门下轿，轿子可以一直抬进武英门。

牛金星说：“这恐怕有碍宫中礼制……”

话没有说完，李自成截断说：“不妨破例嘛！”

在等候刘宗敏时，李自成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情，向李过问道：“你从范家庄退走时候，吴三桂派来的那六个行缓兵之计的士绅都杀了么？”

李过回答说：“杀了五个。有一个拼死逃脱。弟兄们射了几箭，有一箭射中，但没有射到要害，随即吴三桂的骑兵赶到，把那个人救走了。”

李自成回过头来向李岩问道：“京城情况如何？”

李岩说：“京城人心浮动，谣言甚多，臣已经作了守城准备。”

李自成点头说：“这我已经知道了。”又转望牛金星。牛金星告他说：

“这几天来诸降臣也是各式各样都有。有的人等待皇上回京来登极；也有人原已把门上贴的官衔撕掉，今日知道皇上回京，又重新贴了上去。像光时亨这个人，原来劝进的时候，他上过两次表章，十分热心。前天他也把门衔撕掉，躲了起来；今日听说皇上要回北京，又赶快回到家中，重新贴上门衔。”

李过说：“像这样心怀二心之臣，请皇上严加惩办。”

李自成摇摇头，说道：“如今是什么时候，不必管这许多了。”

宋献策禀报说：“刚才我接到探报，追兵有满洲人，也有蒙古人，共有数万。吴三桂的关宁兵走在前边，大约两天内就会来到北京。或走或守，今日必须决定……”

他的话刚刚说到这里，刘宗敏来到。大家停止议论，等待他进来。刘宗敏进来，已经不能躬身行礼。李自成说道：

“捷轩，不必行礼了。你赶快坐下，商议大事要紧。”

刘宗敏坐下说：“敌人二三日内就要追到北京，皇上如何决定？”

李自成沉默不语，虽然他念念不忘登极大典，但是眼下即将退出北京，人心惶惶。文武百官，更是各有打算。将士们死伤惨重，哪有欢快的心情？想到这些情况，他不能不犹豫了。

一个太监跪在帘子外边奏道：“启禀皇爷，礼政府右侍郎杨观光、光禄寺卿李元鼎等偕六个詹翰与光禄寺臣工多人来到武英门，请求召见。”

李自成心中猜到这些人為何前来请求召见，但是他没有说出来，望着牛金星问道：

“这般新降之臣，这时候请求召见，见也不见？”

牛金星说：“大概是为劝进来的，足见诸臣一片忠心，拥戴至诚。”

李自成向外吩咐太监传旨：“诸臣不必觐见，可将奏书呈进，回到各自衙门候旨。”

随即他向宋献策等询问：“你们有何主张？”

宋献策、李岩都说应该迅速登极，不令天下失望。李自成又问李过，李过说道：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不登极会使天下臣民失望，各处弟

兄灰心。何况事到如今,已经宣布在北京登极。不登极就退出北京,岂不是空来一趟,白白地逼死了崇祯,灭亡了明朝,结果替满洲人做了一件好事,落一个啥声名?”

李自成心中十分沉重,说道:“这样紧急,安能顾到登极?”

刘宗敏忍不住大声说:“若不在北京登极,正了大位,纵然想回到关中,也不可得了。”

他没有解释什么原因,但大家心中都明白,而且知道他这一句简单的话有多么重。

牛金星补充了一句:“必须登极,名正言顺。”

到这时李自成才不再犹豫,说道:“明日就登极好了,可以速速准备。”

牛金星说道:“皇上登极,是一次十分重大的典礼。按照胜朝惯例,新皇上登极,元日朝贺,均在皇极殿举行。如明日在皇极殿举行,从皇极门到武英殿,至少需要派三百人连夜打扫。不仅地上,连门窗、柱子都得打扫。自从三月十七日我军围攻北京以来,管这事的太监们都跑完了。所以现在不但各处积满了黄沙灰尘,而且院子里、砖缝里也多处长出青草。去山海关之前,虽然也在这里演习了两次,都是匆匆忙忙,并没有认真打扫。”

刘宗敏说:“今晚连夜派兵打扫。三百人不够,派四百人、五百人都可以。”

李自成暂时没有说话。他心中充满了战败后的颓丧情绪。现在议论如何登极,并不能鼓舞起他欢快振奋的心情。他所考虑的是如何退出北京,如何应付满洲人和吴三桂的追赶,如何使各地能够不发生叛乱。

牛金星见他沉默不语，又说道：“请陛下圣裁，不可耽误。”

李自成只好说道：“不必再换地方了，就在武英殿登极吧。至于登极大典，也不要按原来的准备去办，一切从简为好。”

牛金星仍然希望在皇极殿举行大典，但是他还没有说出，李自成又接着说道：

“军情火急，不能讲那么多的排场了。军师，明日登极是否吉利？”

宋献策最担心的事情是军事方面，只恐怕退出稍迟，敌人追到北京，既不能战，也不能守，更无援兵接济，会不堪设想。所以他回答说：

“皇上登极，应天顺人，随时咸吉，不必忧虑。请皇上明日登极，后日郊天，二十九日黎明即刻离开北京。释菜、临学之礼，可以暂时省去，俟到长安补行亦可。”

李过也担心满洲骑兵来得快，接着说道：“无论如何，后日夜间总要退出北京，不可耽误。二十九日清早必须全部走光。”

牛金星为准备登极的事，立即磕头辞出。

刘宗敏因为创伤痛苦，不能再坐下去，也告辞退出。临辞出时，对李自成说：

“皇上，请马上商定，如何退出北京，路上如何抵御追兵，不能有一刻迟误。后日夜间一定得全部退干净，不能耽搁到敌人……”

宋献策、李过、李岩留下来同李自成商议从北京撤退的事。正商议间，忽报谷可成来到宫门求见。李自成心中一喜，立即说道：